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于公案
第一三四回 刺凶徒小姐全節 送當官秀芳有罪

且說小姐這一小刀雖然紮入咽喉，並無傷著氣喉，惡人睡夢之中「噯啣」一聲，「咕咚」栽倒在地。何小姐手內擊刀，不由打戰，復又傷心，往後倒退數步，口中暗尊天倫，又叫兒夫：「你翁婿被害，今夜滿擬殺賊全義，趁此奴亦尋死。」小姐回手才要自刎且說這些丫環聽房內狗子「噯啣」，都來瞧看新人的熱鬧，來至窗前，聽見響聲厲害，從窗縫裡瞧見小姐行刺，推開窗櫺，跳入房內，奪過鋼刀，就去告訴老賊夫妻。侯信同妻子來到新人房中，兒子躺在地上，渾身是血，人事不醒亂滾。夫婦十分心疼，又見小姐被眾丫環拿住，坐在塵埃，令人將小姐綁起，叫地方里長連夜送到縣，立刻升堂，問明前後情節押監，等候春傷好，再問口詞。過了幾日，侯春傷痕已痊，到縣對審，知縣偏問，哪容小姐分辯？定以持刀殺夫，未經殞命，秋後處決，人在監中；發放侯春回家，地方里長俱各無事。且說侯春來到家中，又養了些時，傷已全好，這日，無事散步，來到村外。信步閒行，至一個村前，這個所在甚是清雅。

正然閒玩，水聲響亮，一個婦女站立井台，雖是村裝，生的美貌嬌嬈，體態可動人心，何不上前探問？「請問娘子一聲，這是什麼村莊，離縣幾里路遠？」婦人回答說：「此處名叫張家莊，市縣十里。」狗子說：「多承指教。還問娘子，此處有個種地之人，名喚郎能，不知他在哪個門里居住？」婦人見問，把頭一低說：「尊客，那郎能就是我丈夫。」狗子甚喜，暗道：「妙啊，不料郎能竟有這麼一個妻子，大概今朝這樁美事十有八九。」惡賊復又開言說：「郎娘子有所不知，尊夫郎能是寒舍長工，娘子既是他妻，咱們還算自家。」侯春明欺是自己家中長工之妻，而且四顧無人，越發膽大，走到井邊，深深一揖，口稱：娘子，既然府上無水吃用，娘子何須親身汲打，在下家中奴輩最多，只用說聲，令人挑上幾擔。倘或累著娘子，反覺不便。等我效勞，代挑進去，累壞娘子，令人心疼。」說著，胸前摸了一把，又去挑那水桶。田素娘不由惱怒，才要動罵，乾礙是丈夫的田主，惱在心中，不好使將出來，說：「不敢勞動，奴身自家平常挑價，等奴自己挑罷。」未知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